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

起永嘉六年盡愍帝建興元年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王永嘉六年

漢劉聰嘉平二年成李雄玉衡二年

春正月帝在平陽

漢呼延后卒

諡曰武元

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瑒寇并州卒未聞晉

陽甲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爲左右昭儀中軍

大將軍王影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爲夫人右僕射朱紀

女爲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父固諫聰以問

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

劉康公周

之卿士食采於劉其後因以爲氏劉聰匈奴之後以漢之甥冒姓劉氏故云殊源

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

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

次貴嬪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

右貴嬪決之

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

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

被甲游於水中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

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

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

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廌請先送款于

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

軍襲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羨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楊定江南靈生縛取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

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

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率

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營建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

軍不應爾此也鄴有三臺之固

水經注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

中曰銅雀臺高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南則金雀臺高八丈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

西接平陽

謂近漢都

援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

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

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輔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

兵向壽春輔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屢袂鼓舞曰  
張君計是也責刀厲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勒孤降  
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寶爲右長  
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  
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  
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  
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  
嘗聞其名久矣以卿所製樂府歌示朕因謂朕曰聞君善爲辭賦  
試爲看之又引朕射於皇堂朕得十二縛卿與武子俱得九縛卿  
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曰不早識龍  
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

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  
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  
善遇之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瑒之卒  
先奔斬冲擅收瑒斬之漢主聰大怒遣使持節斬冲瑒字子玉少  
好談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如也然而不免兵厄瑒曰吾大厄  
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吾亦未見  
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雖然在南猶可  
延期住此不過時月璞曰子勿爲公吏可以免諸璞曰吾之不能  
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瑒遂隱於龍門山劉淵僭號兩遣  
使徵之皆不就曰非吾死所也及聰嗣位徵爲太常瑒不及裝而  
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我分慎勿紛紜遂從冲攻晉陽爲冲所

殺漢主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爲貴人

此別

一張寔非何西張軌之子

太后張氏之意也

涼州主簿馬鮪說張軌受命將

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其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

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

守張典帥胡騎二萬絡驛繼發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

漢主聰封其子敷爲渤海王驥爲濟南王鸞爲燕王鴻爲楚王

勔爲齊王權爲秦王操爲魏王持爲趙王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

水使者襄陵王攄

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攄後所謂並斬王公則攄亦劉氏也

作溫明微

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水昏夜不歸中

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今愚民歸漢

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

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

哀乃囚之

王夫人  
彰女也

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又單

于榮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榮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  
係股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  
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務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  
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破肝糜胃忘寢與食也聰慨  
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  
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  
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  
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 王彌旣死漢安北天將軍趙固平  
北天將軍王桑恐爲石勒所并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



食乃自破礮津西渡

改音敵礮音敖

劉琨以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鎮鄴桑

恐演邀之遣長史臨深爲質於琨琨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

刺史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

萬餘口奔於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時有玉龜出於霸水

神馬鳴於城垣五月漢主聰貶曜爲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

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

據祗傳祗屯盟津小城盟津河平侯祠有二渚又有陶渚故亦曰三渚

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

二萬餘戶於平陽六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爲皇后張太后

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漢大昌文獻公劉殷

卒殷字長盛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會祖母王

氏盛冬思芹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

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殷收淚視地便有芹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芹生乃盡又嘗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廩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白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妻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頽然而不可侵也洛陽陷沒於劉氏聰奇其才而擢用之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推事立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尙不可面斥其過況

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官至  
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  
間嘗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  
壽考終殷有七子五子各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  
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爲盛 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爲車  
騎將軍彭城王翼爲衛將軍竝典兵宿衛高平王悝爲征南將軍  
鎮雒石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爲征東  
將軍鎮蒲子 趙固王桑自懷求迎於漢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  
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眾一萬叛歸劉演固  
隨疵而西桑引其眾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曲梁縣屬  
廣平郡  
魏道廣平郡治曲梁劉昫曰唐  
洛州永年縣漢曲梁縣地也桑將張鳳帥其餘眾歸演聰以固

為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

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據水經東燕城在廢東縣東河

水自酸棗東北過延津又逕東燕縣故城北余考兩漢志東郡有燕縣無東燕縣其卽是東燕收地志東燕縣音屬濮陽國賈曰

東燕故城今聞汲郡向冰聚眾數千壁枋頭水經淇水至黎陽入滑州泚城縣

甲漢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枋頭杜佑曰枋頭在今汲郡衛縣界

宋白曰枋頭城在今衛縣南去河八里○杜佑方 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寶曰聞冰船盡

在濟中未上枋內宜遣輕兵閉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

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

兵自棘津濟河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

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率

其眾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寶曰演雖弱眾猶數千三臺險固

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幽王浚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而信都則爲縣前漢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

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不在晉太康地志十九州之數晉地理志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元菴帶方樂浪等郡屬五道平州至慕容熙據和龍始是置軍并營州以刺史鎮之拓拔魏遷營州於和龍勒時未有營州

也郡國志晉州地當冀州牧進封上黨公是月歲星焚惑太白

營室分故曰晉州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

聚於牛斗聲色雖暫自矯厲而輒縱逸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

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爲言且

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請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

豪傑以快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矣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

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

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

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廬詵喬俱敗死粲雖乘虛襲晉陽太原太

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詵以晉陽降漢考異曰劉琨傳曰屬鹿陷降

禦之衆乘虛襲取晉陽按琨上太子牋曰聰以七月十六日復快

討送死臣即口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台衆平上黨諸軍未旋

之間而晉陽傾潰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誤也

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

右數十騎犇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王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尙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聽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爲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爲武衛將軍

己卯漢衛尉梁芬奔長安 辛巳賈正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

考異曰懷帝紀云賈正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奉秦王爲太子按賈正等以永嘉五年攻劉粲於新豐粲敗還平陽奉秦王入雍城六年三月劉曜棄長安走秦王入長安漢兵皆已退矣秦王爲太子時劉粲方在晉陽懷帝紀誤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閭鼎爲太子詹事聰攝百揆加賈正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關

封開封縣漢屬河南  
封郡晉屬梁陽郡

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未

配等擊破之苞奔襄陰

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恆爲代王遼

爲吳王朗爲潁川王梟爲零陵王旭爲丹楊王京爲蜀王坦爲九

江王晃爲臨川王以王育爲太保王彰爲太尉任顗爲司徒馬景

爲司空朱紀爲尚書令范隆爲左僕射呼延晏爲右僕射 代公

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兒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眾數萬爲

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

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

軍傅虎以馬投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

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

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

封開封縣漢屬河南  
封郡晉屬梁陽郡



晉陽夜與大將軍桑維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五代

志太原石艾縣有蒙山魏收曰石艾縣即漢晉之上艾縣也晉

志上艾縣屬樂平郡又據五代志晉陽縣有蒙山此蓋蒙山跨晉

陽石艾二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藍谷在蒙漢兵大敗擒劉

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壽陽山在樂平

壽陽縣魏收地形志作受陽縣此縣蓋晉置也陳閔皮肉山為之

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

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

未可滅也遣琨馬牛羊各千餘頭車百乘而還聞其將箕澤段繁

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徙居陽

曲陽曲山縣屬太原招集亡散盧諶為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

父志考異曰劉聰載記志劉大弟父作亂被誅按志劉成都王穎

起義兵諱穎攻長沙王父忠義救雋始終不虧非輔人作亂

者也今從 及弟謚說贈傅虎幽州刺史 十二月漢主聰立皇后

張氏以其父寔為左光祿大夫 彭仲萬之子天護帥羣胡攻賈

正天護陽不勝而走正追之夜墜澗中天護執而殺之 考異曰帝紀曰正討

賊張連遇害正傳天護攻之正 正魏太尉詡之曾孫也少有志略

器望甚偉見者莫不悅附願為之致命及與麴索等同盟以匡復

晉室為己任不幸顛墮人咸痛惜之漢以天護為梁州刺史眾推

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閭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鼎遂殺

綜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鼎出奔雍為

氏寶首所殺 廣平游綸張豺擁眾數萬據苑鄉 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苑鄉城

宋白曰任縣後漢南縣縣地後趙石氏于此置苑鄉縣唐為任縣屬邢州○綝首逆 受王浚假署石勒遣裴

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廣輿記卷之六

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礪文驚從弟末杯部眾五萬攻勒於襄國

疾陸眷屯于洛陽

班固地理志禹貢絳水在信都入海水經注洛陽北遷信都城東散入澤洛西至信都城東連

于廣川縣張甲故城同歸于海疾陸眷蓋屯是洛之思也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疾

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眾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雖未固

糧儲不多彼眾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眾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

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

最為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杯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

北城其大眾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情宜且

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

墨子鉤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

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

望突門旁為橐充囊狀又置艾寇即入下輪而鑿之鼓囊燕之也杜佑曰突門鑿城內為間門多少隨事令五六寸勿穿其於中

夜於敵初未嘗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俟

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爲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匹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洛陽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鸞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皆勸勒殺末杯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

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俟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俟引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劭勒召末桎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桎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後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是歲大疫。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意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爲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爲爪牙。澄屢爲杜弢所敗，望質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殺萬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別駕郭舒。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遂自出軍，擊杜弢軍於作塘。作塘縣後漢屬武陵郡督屬南平郡五代志：詹使縣舊曰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迎應詹爲刺史。

詹以冲無賴乘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欒守江

陵徙治屏陵屏陵縣漢屬武陵郡晉屬南平郡尋又奔沓中此沓中非

姜維種麥之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

心所繫今西收蕤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華容縣屬南郡奈何自棄遽為

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

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水經註沌水南通沔陽縣之太

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

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沔陽

梁武帝時方置郡據沈約志陶侃為荊州刺史初治沔陽則是時

已有沔陽城矣當屬竟陵郡界宋白曰復州沔陽縣漢縣也郡國

志曰沔陽縣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

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考異

曰王

澄傳曰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按牧時爲  
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非爲江州也

王澄將赴建業便道過

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遂請澄入宿陰欲

殺之而澄勇力絕人又左右有二十人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常捉

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

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弢通信澄曰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

引敦衣至於絕帶乃登於梁因罵敦曰行事如此殃將及矣敦令

壯士搯殺之

搯音尼

劉琨聞澄之死歎曰自取之耳澄字平子生而

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及長辭義鋒起算略無方爲

士庶所傾慕兄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然尤重澄澄

嘗謂衍曰阿兄形似道而神鋒大偶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凡

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曰已經平子矣時王敦謝鯤庾敳阮

皆爲術所親善號爲四友而亦與澄狎酣譌縱誕窮歡極娛乃  
竟以恃才驕舊取禍於俄頃君子悲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  
教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合廣州將溫邵等  
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考異  
澄死周顒敗王敦領豫章機入廣州紀傳皆無年月按爲玠傳玠依敦於豫章以永嘉六年卒故附於此王機父敦爲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不戰迎降訥乃避位

以州授之王如軍中飢乏官軍討之其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

王敦考異曰如降亦無年月明年有知餘黨入漢中故附此鎮東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

衛玠皆卒榮字彥先神明朗悟弱冠仕吳爲黃門郎吳平與陸機  
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爲三俊拜廷尉正恆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  
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



蔡屬付廷尉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及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乎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遂救之得免後得還鄉里復值陳敏反榮以計誅之乃寂然自守退歸私室琅邪王睿召而用之時南土之士未盡登用榮乃薦諸名士數人王皆納之至是而卒王臨喪盡哀欲表贈榮依齊王功臣格吳郡內史殷祐牋曰昔賊臣陳敏威逼士庶以爲臣僕於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密結腹心同謀致討德聲所振莫不響應兵不血刃蕩平六州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

據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爲方岳杖節握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運天下元功雖建所喪亦多榮眾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尙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綱事舉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於齊強弱不同優劣亦異至於齊府參佐非創謀之主皆錫圭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乃進封爲公開國食邑榮素好琴及幸家人常置琴於廳座友人張翰哭之慟旣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否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

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不見其長成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偶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好言元理其後多病體羸母恆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琅邪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故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壻玉潤永嘉中天下大亂乃攜家南行將渡江形神慘頓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進至豫章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長史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

倒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  
喜愠之容玠以敦豪爽不羣而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  
業建業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至是而卒年二十  
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惻人或問其故曰棟梁  
折矣能無哀乎後劉惔謝尚其論中朝人士惔音談安  
也恬靜也或問杜乂  
可方衛洗馬否尚曰安得相比其閒可容數人惔曰杜乂庾清叔  
寶神清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於時中興名士咸推王承及玠爲  
第一云 江陽太守張啟江陽縣漢屬犍爲郡劉蜀分置江陽郡  
隋併入陵州隆山縣唐爲眉州彭山縣  
殺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啟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其表涪  
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 鎮東軍司顧榮旣卒琅邪  
王齊欲用賀循代之循稱疾篤齊與之誓曰當宇宙清泰之日或

有遐棲高蹈逍遙養和者斯蓋道隆人逸勢使其然若乃主危國急義士救時故燭之武乘縫以入秦園綺彈冠而臣漢豈非大雅君子卷舒合道乎前者顧公臨朝深賴高算元凱旣登巢許獲逸至於今日所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羣望黯黯寔在君侯苟義之所在豈得讓勞居逸循乃輿疾而至零親造其舟就加朝服餽賜甚厚循辭讓一無所受廷尉張闓住在小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乃連名訴之循曰見張廷尉當爲言之闓聞言遽毀其門詣循致謝時江東草創盜賊縱橫嘗問計於循循答曰江道萬里通涉五州朝貢商旅之所往來也今議者欲出宣城以鎮江渚或欲使諸縣領兵愚謂令長歲弱而兼才難備發憚役之人而卻

之不肅恐未必爲用以循所聞江中據地惟有閩廣一洲地勢險  
奧亡逃所聚特宜以重兵備戍隨勢討除絕其根蒂沿江諸縣各  
有分界分界之內官長所任自可度土分力多置亭候恆使徼行  
峻其綱目嚴其刑賞使越常科勤則有殊榮之報惰則有一身之  
罪謂於大理不得不肅所給人以時番休役不至困代易有期按  
漢四十里一亭亦以防禁切密故也當今縱不能爾要宜籌量使  
力足相周若寇叛強多不能獨制者可指其蹤迹言所在部督尋  
其誅討今不明部分使所在百姓與軍家雜其徼備兩情俱惰莫  
適任負所以徒有備名而不能爲益也嘗從之 南安赤亭羌姚  
弋仲少聰猛英果雄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眾皆畏而親之  
及是東徙榆眉

水經註漢舊唐分源道爲南安郡赤亭水出郡之  
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謂之赤亭川餘

眉即漢扶風之陰縣縣晉省宋白曰隴州汧源縣東有陰縣澤有古城吳山縣亦隴陰縣地○縣音桓戎夏襁負隨

之者數萬自稱護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 北海劉敏元厲己修學不以險難改心至是避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西行及滎陽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與君何親敏元曰同縣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則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我肥有一賊瞋目叱之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劍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尙當哀矜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身以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而汝獨悍然忽發斯言願謂諸盜長曰大丈夫上當爲高光下不失爲陳項當取之有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

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為諸君除此以成諸君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畏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孝愍皇帝上

諱鄧字彥度武帝孫吳孝王吳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王東役襲封秦王設法肅亂方作日愍在

國遺棄日愍○在位四年改元一

建興元年

是年夏四月方改元建興漢劉聰嘉平三年成李雄玉衡三年

春正月丁丑朔漢主

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廙等

珉音民

不勝

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

殺珉廙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

年三

聰遂大赦復以會稽

劉夫人為貴人泰始之末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煮貊炙

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光太康中又以貊為貊頭

貊四各反音和

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羶羶產於



胡晉武去聲

而天下以爲紕頭帶身袴口胡貶三制之矣能無敗乎

至是果驗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

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憂而有流亡之禍矣

乙亥漢太后張氏卒諡曰光獻張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諡曰武孝

己卯漢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爲皇

后娥字麗華童齒聰慧眉髮異常晝營女工夜誦書傳母恆止之

敦玩爛篤每與諸兄弟辨論經義理致超然性孝友美風儀進止

如珪璋焉娥姊英字麗芳亦聰敏涉學而文辭機辨曉達政事尤

過於娥先卒故立娥爲后聰爲之起鵲儀殿

雄曰鳳雛曰鵲書曰鳳皇來儀○鵲與皇

同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

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

以光文皇帝

劉淵諡光文

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

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

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

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

窺竅肘腋石勒曹疑貢粟漸疏

貢謂貢獻粟謂東承詔命

陛下釋此不憂乃更

爲中官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猶

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

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

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

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

時聽所有之地漢河東西河二郡耳

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

越而已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聽大

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眾不殺此鼠

晉帝建興元年

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首東市使羣鼠共穴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

朱雲事見三十二卷漢成帝元延元年

采審陛下何如主耳左右曳之不能

動大司徒任顗光祿大夫朱紀左僕射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爲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卽引置門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肯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

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察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朕比年以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盲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于心戢戢也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顗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耶西夷校尉向沈卒眾推汝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維率

晉欲歸也

夏四月丙

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翽允爲尙書左僕射錄尙

中戸不盈百牖宇頽毀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許服印

漢中山王瞿司隸校尉橋智明平西將軍趙染寇長安昭

邱 明

三臺流民皆降於鞏勒

甯太守焦崇爲兖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爲兖州刺史述欲攻求

琨召求還及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爲兗州刺史鎮廩丘前中書侍郎郗鑒少以清節著名爲鄉里所宗於時所在饑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卹宗族及鄴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賴當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水經註嶧山在嶧縣北澤邑之所依以爲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開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知數間屋處其俗爾之嶧孔遺亂輒將家入嶧外處雖無所施害晉永嘉中郗鑒保此山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詩所謂保有鳧釋琅邪王睿就用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鄒山在魯郡鄒縣考異曰劉琨集建興二年十一月王寅朔與丞相琨曰焦求雖出寒鄉有文武膽幹苟啼川爲陳雷太守獨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餘兗州刺史後聞荀公以李述爲兗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日而論至於勝餘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元年少便欲共務求琨以求已與元請隨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兗州事往年春正月

建武郡至是斬王桑走趙固云云今勅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  
轉南演今治在廩邱而李述鄴鑒並欲爭兗州或云爲荀公所用  
或云爲明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以大義也轉敘前  
謹自守而已按王桑趙固之敗及石勒攻鄴皆在永嘉六年魏襄  
又云傳長安消息主上是素王又建興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元年  
十一月壬申朔十二月壬寅朔然則現發箋之日建興元年十二  
月壬寅朔也 三人各屯一郡兗州吏民莫知所從 琅邪王睿以  
傳寫誤耳

前廬江內史華譚爲軍諮祭酒譚嘗在壽春依周馥嘗謂譚曰周  
祖宣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尙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  
皇威不振故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之馥死未踰時  
而洛都淪沒若復從馥之謀或可後亡也原情求實何得爲反嘗  
曰馥位爲征鎮握兵方隅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  
譚曰然馥振纓中朝素有俊彥之稱出據方嶽寔有偏重之任而  
高略不舉往往失和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實非但馥也嘗

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顥

顥於云反音風

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

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

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

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容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

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顥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

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禍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

斷

也言功之輕重差次皆以己亥格決之

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

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顥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

多惡之出顥爲醴郡太守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強盛琅邪王睿

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驚御吳人吳人

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恚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



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玕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總曰殺我者諸

僧子也吳人謂中州人能復之乃吾子也石勒攻李暉於上白

勒之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上白城在安平廣宗縣勒之斬暉將坑其

將卒勒故人郭敬亦在當坑之中勒偶見而識之曰汝非郭季子

乎敬叩頭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而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

以衣服車馬署為上將軍悉免當坑者以配之王浚使棗嵩督

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

重幣賂拓拔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遣右賢王拓

拔六修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

城至陽樂陽樂縣在遼西郡賢曰陽樂在今平州東聞六修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

青山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

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尙武勇不禮士大夫惟慕容廆政  
事修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

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義

北平西方虔

補註西  
方姓也

西河宋爽及封抽裴開爲股肱平原宋該安

定皇甫岌岌弟眞蘭陵繆愷

愷音  
妙

昌黎劉斌及封弈封裕典機要

裕抽之子也裴嶷濟方有幹略爲昌黎太守兄武爲元菟太守武

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還

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爲流寓段

氏彊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

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

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

國士乎慕容公修行仁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既至廐大喜

陽就清直沈敏爲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廐禮而

用之游遂逢義

逢者

宋爽皆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

後歸廐王浚屢以手書召遂兄暢暢欲赴之遂曰彭祖刑政不修

華戎離叛以遠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

易屯卦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

貞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

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暢

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

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廐東夷校尉崔欸請皇甫岌爲長史卑

辭說諭終莫能致廐招之岌與弟眞卽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

帶方二郡與高句驪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  
其民千餘家歸廐廐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王  
如餘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梁州  
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遵將兵拒之遵受運建賂勸光納其降光從  
之使居成固旣而遵見運建及其徒多珍寶欲盡取之復說光曰  
運建之徒不修農事專治器仗其意難測不如悉掩殺之不然必  
爲亂光又從之五月遵將兵攻運建殺之建壻楊虎收餘眾擊光  
屯於戛水光遣其子孟萇討之不能克壬辰以琅邪王睿爲左  
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休爲右丞相大都督陝西  
諸軍事詔曰昔周邵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爲輔今當掃  
除鯨鯢鯨鯢大魚釣網所不能制以比亂人之魁桀者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

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友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

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山

王曜屯蒲坂 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

定陵縣漢屬潁川郡

晉屬襄城郡 齊州刺史蒯盛率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

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勒嘗問

張賓曰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旣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

任者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將軍若任

之必能允副神規勒於是徵拜彭爲魏郡太守彭至入見泣而辭

曰臣往曾策名晉室食其祿矣犬馬戀主竊不敢忘誠知晉之宗

廟鞠爲茂草亦猶洪川東逝往而不反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

之會但愛人之榮與事二姓臣志所不爲耳豈惟愚臣之捐志恐

亦明公之所不許有死而已未敢聞命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  
願者明公大造也勒默然張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  
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  
爲四公所謂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鼓勸  
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以安車駟馬養以祿秩辟其  
子明爲參軍 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於陘北謀擊漢秋七月  
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拔普根屯于北屈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春秋晉公子夷吾所居邑也宋白曰慈州夷城縣本漢北屈縣地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  
西平城在平陽西漢主聰築以居其子濟南王囂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  
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  
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 八月癸亥改建業爲建康鄴爲臨

漳

帝

帝遣殿中都尉劉蜀奉詔至建康趣左丞相容以時進

軍與乘輿會於中原容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

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爲司直邵陵內史廣陵

戴邈爲軍諮祭酒

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郡都尉立邵陵郡  
宋白曰邵陵漢之昭陵縣吳立邵陵郡唐爲邵

州參軍丹陽張闔爲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爲記室參軍譙

國桓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愉爲掾劉隗雅習文史

善伺候容意故容特親愛之時法令不二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

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時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

法每輒關諮

關白

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

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

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容以時方多事不能從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荒  
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琨竝有英氣每語世事或  
中宵起坐逖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竝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  
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  
同行老弱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器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  
宗之推逖爲行主左丞相嘗聞其名以爲軍諮祭酒徙居京口吳大孫  
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其城因山爲壘前臨江津故曰京口逖乃糾合驍健以圖恢復因進言  
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  
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  
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  
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



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逃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檝而

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眾皆慨歎

遂屯淮陰

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

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

後進

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

亢

王冲荆州賊也

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眾

周

顓屯潯水城

廬山記曰潯陽縣在大江之北潯水之陽潯水城無乃古之尋陽城乎

為杜弢所困陶

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

水經注潯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冷道縣西南又北

流注於鄱谿水又西北入於營水所謂冷口也余攷此冷口去武昌甚遠又水經注江水自新蔡故城南又東得銅谿口此無乃是

侃曰弢必步向武昌我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

飢關邠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

濟侃曰卿健將也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

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

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荆

州刺史屯沔江

水經注沔水上承沔陽之白湖東南流逕沔陽縣南注於江謂之沌口陸游曰江陵之建甯縣蓋沌

口也王敦以陶侃爲荊州鎮此明年徙林杞侃傳云初顗左丞相

嘗召周顗復以爲軍諮祭酒初氏王楊茂投之子難敵遣養子

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

大能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寬也及光與楊虎

相攻各求救於茂投茂投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

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

謂晉遜所殺奪者

今伐我不如伐

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

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

保勵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  
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又與氏戰沒  
眾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荀藩薨於開封漢中山王曜  
趙染攻翹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  
兵助允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會爲前鋒  
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眾侃召會會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  
遂與會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賴朱伺力戰而免敦表侃以白  
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弼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漢趙  
染謂中山王曜曰翹允率大眾在外長安空虛可擊也曜使染帥  
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率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  
龍尾者依城築道破隨而漸高登陣所由之路也以水經曰秦時  
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蹟長六十餘里頭臨渭

水尾達樊川漢水何起未央宮斬龍首山而營之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所謂龍尾者此山之尾也殺掠千餘

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水經註沅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沅水又東北流逕

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水一水東入逍遙園王辰將軍麴璆自阿城帥眾五千救長安

阿城即秦阿房宮城也癸巳染引還鑿追之與關遇於零武鑿兵大敗前漢北地

郡有靈武縣後漢省至後魏置咸陽郡池陽靈武二縣并屬焉黃白城在池陽則北零武為前漢北地郡魏咸陽郡之靈武明矣

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漢中

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

軍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

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

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

原不荅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

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聚為朱碩貪橫尤甚北州謠曰

府中赫赫朱邱伯十囊五囊入襄陽朱邱伯朱碩字也嵩調發殷

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柳城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晉省

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惟恃鮮卑

烏桓以為強既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

未知虛寔將遣使覘之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

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寔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

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

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夫謀人而使人歸其

情難以得志矣勒曰誓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璽多齎珍寶

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譏亂流離屯居竄命冀州竊相係聚

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遣張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豪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區區小府敢不斂衽神闕乎且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願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彊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彊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

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

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

於勒游綸係據苑鄉僞降于勒勒已襲禽之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

爲忠誠無復疑矣是歲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以丞相掾

蔡謨爲參軍謨克之子也漢中山王曜國河南尹魏浚於石梁

石梁塢在洛水北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

於河北敗之河北大河之北即富平津之北也浚夜走獲而殺之代公猗盧城

盛樂以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長

子右賢王六修鎮之統領南部盛樂縣前漢屬安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平城漢屬雁門郡括地志曰

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拓拔魏之盛也道朔州於盛樂置恆州於平城平城謂之代都自高祖遷洛其後破六韓拔陵作亂故都

爲盛恆州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雲州寄治并州界號收地形志自歷嶺以北所記略矣隋之盛也北逐突厥復漢故塞省併後魏所

置郡縣盛樂蓋在定襄郡大利縣界平城在馬邑郡雲內縣界唐  
破突厥北盡魏隋之略朔州善陽縣則漢定襄縣桑乾之地單于  
都護府金河縣則後魏道武所都也雲州雲中縣則後魏所都平  
城也然自單于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三百五十七里則盛樂距平  
城其道里可知矣杜佑曰雲中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郡隋雲內  
縣恆安鎮魏書帝紀尙虛修故平城以爲南都史南百里於澤水  
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杜佑又曰朔州三邑郡  
地都平城於郡北置懷朔鎮及遷洛後置朔州後魏初雲中在今  
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北齊置朔州在故郡西南新城一名  
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即今郡城也北治善陽縣亦漢定襄縣地有  
秦馬邑城武周蒙紫河發源於此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  
府即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有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  
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班固地理志  
右北平後魏縣澤水南至無終東入庚辰道元水經註庚水與鮑  
邱水合後唐在東與平城相去甚遠新平城不在此澤水之陽也  
據魏書道武帝西如馬邑觀澤源則澤水蓋出於馬邑而東北流  
逕平城之南也酈道元魏人也其註水經序代郡之事宜詳初不  
言平城有澤水但言澤水逕平城南耳註曰濕水出雁門陰館縣  
濕頭山一曰治水東北流出山遶陰館縣故城西故樓煩鄉也又  
有馬邑川水會桑乾水而注於濕水濕水東流過平城南又東流  
逕廣甯下洛縣南東至撫陽人筍溝又考班固地理志雁門陰館  
縣樓煩鄉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竊謂水出累頭山疑



當時亦有累水之名師古音從平聲音相近也意道元所謂濕水即濕水也又考丁度集韻濕濕三字同註云水出雁門則亦有見於此矣

○澤音壘

是月河東地震雨肉

資治通鑑補卷八十八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八十九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晉紀九

起建興二年  
盡建興四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

漢劉聰嘉平四年  
成李雄玉衡四年

春正月己巳朔黑霧著人如墨連

五日夜乃止辛未辰時日隕於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

天文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  
作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

丁丑大赦 漢平陽

地震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有赤龍奮迅而去有流星出牽牛

入紫微

晉天文志牽牛  
六星在河鼓南

龍形委蛇其光燭地墜於平陽北十里化

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眞聞於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癸未劉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見頃之見在隕肉之處己丑劉后卒乃失此肉哭聲亦止后甚賢明聰所爲不道后每規正之及其既卒聰遂不聞正言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漢主聰置丞相等七公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

六夷蓋胡羯鮮卑氏羌巴蠻或

日烏九非巴蠻也

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尙書竝典選舉自司隸以下

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尙書事進封晉

王江都王延年錄尙書六條事

錄尙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曰晉書云何充讓謝安云咸康

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歷各錄六條事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荀陸分章則不得復云導錄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錄魏云各錄六條事又似止有十二條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觀尚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余按宋元嘉以後江夏王義恭始與王湛南譙王義宣皆錄尚書六條事沈氏世仕江左歷位通庶且不知爲何事後之人何所取觀杜佑曰何充錄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歷各錄二條事晉氏度江有吏部祠部左民五兵度支五尚書是五條也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用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條也如杜佑之言則六條蓋六曹也汝陰王景爲沈約以何充表各錄二條爲各錄六條致有此誤

太師王育爲太傅任顗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

山王曜爲大司馬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

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遣勒塵尾

塵尾屬尾能生風辟蠅蟻晉王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

公貴人多執塵尾以玉爲柄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於浚期以

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修牋於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  
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  
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  
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  
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  
蒞具言石勒形勢衰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楊  
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咸  
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 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  
郡後漢順帝賜嘉二年改  
曰漢嘉蜀分  
立漢嘉郡 皆爲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甯州  
刺史李恭爲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  
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

男丁歲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  
事少役稀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  
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審炤  
建甯蠻夷皆歸之蠻夷人也巴郡嘗告急云有言兵劫曰吾嘗憂琅  
邪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  
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  
其所短也 二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  
爲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  
校尉行雷臺事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  
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 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實  
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

卑烏桓爲苦後患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一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洩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修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逆羯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幾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

考異曰琨集檄首云三月庚午朔五日甲戌按石勒以王中克幽州蓋時晉陽尚未之知

也欲敘此事畢然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綽馳遣白浚將

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

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眾不敢復言浚設饗

以待之王申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

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

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中庭曰聽事

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勒眾執之勒召

浚妻與之竝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

曰公位冠元台手握疆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

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

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束而



出之斬於襄國市浚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王沈家遂與沈通而生浚沈初不之齒年十五沈卒無子親戚共立浚爲嗣累官爲東中郎將鎮許昌及愍懷太子幽於許昌浚承賈后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故得都督幽州至是而敗人皆稱快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苻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殘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修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勸之孫也勒數朱碩婁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實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

貨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裴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  
謂張嶷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  
綽爲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尙書  
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孫綽遮擊之勒僅而得  
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漢以勒爲大都督督陝東  
諸軍事此陝東亦分陝義而授之耳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  
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  
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  
大懼上表曰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寇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  
衆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  
所虜勒勢轉甚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

奸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

宵吟扼腕長歎者也今勒據襄國與臣隔山

山自太行恆山至於幽燕連延不絕襄國

在山東晉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頃東北八

州勒滅其七

勒入鄴殺都督東燕王騰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襲幽州擒王浚除李

王確襲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襲幽州擒王浚除李

譚田徽王浚承制所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

臣為計窺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臣自

守則稽聽之謀

稽聽之謀謂稽

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維谷首尾

狼狽徒懷憤誦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

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

竝立聽勒不臧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

謝國沒而無恨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音低匹磾遂據薊

城王浚從事中郎陽裕就之兄子也逃奔令支今支茂縣屬遼西故孤竹君之國音

省段氏據之為國都杜佑曰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依段疾陸眷會稽朱左車魯國孔

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奔昌黎依慕容廆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

數萬家廆乃立郡以統流民以冀州人為冀陽郡據魏收地形志冀陽郡當置於

冀北平平豫州人為成周郡成周屬豫州之地故以為郡名青州人為營邱郡漢

志遼西臨渝縣有渝水首受白狼并州人為唐國郡并州古唐國也廆因以名

郡成周唐國二郡所置地闕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厭次本前漢平原郡

之富平縣後漢明帝更名厭次首分屬樂陵為治所九域志曰相傳素始皇東遊厭氣碣石次舍於此因以為名魏收曰樂陵郡厭

次縣有古城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父為督護浚所署勃海郡續居之

太守東萊劉屑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

臣奈何從賊以自污乎天田單包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軍杖精銳之眾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簣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托根結援無乃殆哉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審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父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父續遣劉盾使江東審以盾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吳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水經註林障在江

池陽縣北又東遼林障故城北宋白曰侃梓潼中樹勸救侃擊弢

兵破之丁度曰潯水名在西陽水經註潯水過江夏安陸縣而東南流分爲二水東通潯水西入於沔 夏四月

甲辰地震 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甯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軌字士彥漢常山王張耳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與同郡皇甫謐善隱於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五品官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善抑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及爲涼州徵九郡冑子五百人立學校置崇文祭酒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惟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恆殆其人乎於是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軌遂霸於河西 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

春秋

左氏傳傳曰魏公敗戎于渭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卽渭水入河處染屯新豐

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卽渭水入河處

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

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

朽事見八十七卷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

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於城西染大敗軍馬而歸悔

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命先斬徽徽曰將軍愚

復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

於枕席乎徽臨命叱行刑者曰今吾面東向曜聞之曰蹄浴不能

容尺鯁染之謂也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

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眾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

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

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爲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

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

新鄭縣漢屬河南郡其地當在滎陽郡界

周宣王弟鄭桓公本封京兆之鄭縣其子武公邑於滎陽之開遠爲鄭國左傳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於此後遂爲新鄭縣以別京兆之

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爲聲援肇許之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率眾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

秋漢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將攻城夢魯徵大怒引箭射之染驚怖而寤及戰果中伏弩而死石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

帛二匹穀二斛九月蒲子縣馬生人冬十月以張寔爲都督

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爲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俊才自爲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



刻復諫國人始惡之 周總以其父遺言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

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眾以討

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彌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沈

曰廣德縣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按今廣德軍即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秦障郡地後以為故障縣 是月枹罕羌

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

乙建興三年漢劉聰建元元年春正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瑋有

眾數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周總知

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眾應

馥左丞相審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多發

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郎廷忠果有謀請獨使廷往足以

誅續審從之廷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

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可入廷率通與俱坐定廷謂孔侃曰府君

何以置賊在坐續衣中常置刀卽操刀逼廷廷叱郡傳教吳曾格

殺之

傳教郡吏也宜傳教令者也

廷因欲誅總札不聽委罪於從兄邵而誅之

廷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窘以札爲吳興太守廷

爲太子右衛率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總如舊 詔平東

將軍朱哲屯華陰 成主雄立后任氏 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

爲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荀組爲太尉領

豫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

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

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

隴城地前漢屬天水後漢改天水爲漢陽晉

省遣使詣保貢獻不絕詔進拓跋猗盧爵爲代王置官屬食代

常山二郡常山已爲石勒所有拓跋氏建國曰代始此猗盧請并州從事鴈門莫含於

劉琨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

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爲質而奉之者庶

幾爲朝廷雪大恥也琨以長子遷質於猗盧卿欲爲忠臣奈何惜其事之小

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

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

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王

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弼前後數十戰弼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

相睿睿不許弼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

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儼以舊交之

情爲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  
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啟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  
才素有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  
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爲巴東  
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  
將杜宏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摘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郡尉立臨川郡遂陷豫章  
三月周訪擊彥斬之爾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及暮  
訪與賊隔水賊眾數倍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  
從他處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  
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引退  
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人宜促渡水北旣渡斷橋訖賊果至隔

水不得進於是遂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口而破遣

杜宏出海昏時溢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賊戰斬首數百賊

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為賊所掠退住巴

邱糧廩既至復圍宏於廬陵宏大擲金寶於城外軍人競拾之宏

因陣亂突圍而出訪追之宏入南康又擊破之遂奔臨賀臨賀縣

悟都吳分漢大赦改元建元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年晉在

立臨賀郡州臨汾縣嘉泉村有漢太宰劉雄碑云嘉平五年歲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則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後也

東宮延明殿太弟又惡之以問太傅崔瑗太傅許遐瑗退說父曰

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眾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王

公已下冀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

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

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竝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又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又謀反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勢又不聽朝會又憂懼不知所爲上表乞爲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爲嗣抽抑而弗通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魯閒郡縣自鎮臨菑有眾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日光月華立月光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日華爲右皇后左司隸

陳元達極諫以爲竝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夏四月大赦 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詔收其餘以實內府帝因問索綝曰漢陵中物何多至此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百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復容物赤舄發取不能減半於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其儉者耳亦百世之誡也 丁卯地震 辛巳大赦 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眾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襄垣縣屬上黨郡 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爲先

曜乃還屯蒲坂 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

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

天下甯有白頭賊耶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

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弼眾潰遁走道死

考異曰弼傳云弼逃

遁不知所往晉春秋云城濟費投水死今從帝紀

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

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

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遷置刺史以下浸益驕橫初

王如之降也

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

敦從弟校愛如驍勇請敦配己麾下敦

曰此輩險悍難畜汝性狷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校固請乃與之

校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鬪校杖之如深以爲

恥及敦潛畜異志校每諫之敦怒其異己密使人激如令殺校如



因稜開宴請劍舞爲歡稜許之如舞劍漸前稜惡而呵之如直前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殺之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會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旣破杜弼乘勝進擊會有輕會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會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會於石城水經註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羊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都尉置竟陵郡治石城今鄖州長壽縣卽其時會軍多騎兵而侃兵無馬會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會將趙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會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湛年十三帥勇士數十入踰城突圍夜出

且戰且前遂遂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

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會復致賤於崧求討丹水賊以

自效丹水縣前漢屬宏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潁陽郡崧許之陶

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梟一日流離爾雅作鴟鴞陸機草木篇曰

梟也西人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爾雅有茅鴟今鴟鴞也似鴟而白怪鴟即鴟鴞也梟鴟土梟也孔穎達曰鴟鴞鴞之鳥一名鴟

與梟一名鴟詩鴟印云為鴟為梟是也俗說以為土梟非也陸機

疏云鴟大如班鳩綠色鴟鴞之鳥也入人家凶實誼所謂服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雁又可為炙漢俱御物各隨

其時鴟鴞冬夏尚施之以其美故也○雁首經此人不死州土

未甯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會復帥流

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漢太傅王育卒育少孤貧

為人牧羊豕每過小學必獻歔流涕暇時拾薪以贖書生抄書板

截蒲以學書日夜不止忘失羊豕其主笞之育甚有慙色將鬻己

以償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償羊豕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  
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須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  
兄女妻之別爲立宅分之家產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不與  
俗偶妻喪不過四五人來弔皆鄉閭名士也司徒王渾辟爲掾除  
南武陽令爲政清約盜賊奔竄成都王穎鎮鄴表育爲振武將軍  
劉淵之歸左國城也育說穎曰淵之此去恐不復至臣請爲殿下  
促之穎乃使育監淵淵遂拘而用之遂登三公之位王敦嬖人  
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  
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  
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庾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  
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太賊而更被

黜眾情憤惋又以虞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湏口

水經注湏水出

蔡陽縣東南過隨縣又南過江夏安陸縣又東南分爲二水西入于河者謂之湏口

西迎杜曾虞爲攀等所

襲奔于江安

江安縣屬南平郡武帝太康元年分屏陵置

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

拒虞庾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

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

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闕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

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

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

非卿爲外援我殆不免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

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

州

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

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宏詣機降敦欲因機

以討碩乃以降杜宏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  
修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宏及廣州將溫邵

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

吳孫皓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郡尉立始

興郡治漢曲江縣唐爲韶州

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

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宏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宏破之遂

執劉沈於小桂

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改曰鬱林郡治布山桂林爲縣屬焉吳孫皓鳳皇三年分立桂林郡因謂桂林

爲小桂林陶宏景曰始興桂陽縣卽是小桂

溫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

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

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宏詣王

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

甕飯也

暮運於

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

耳王敦以杜宏爲將寵任之 雨血於漢東宮廣袤頃餘 九月

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

史將軍守宰封列侯歲盡集上 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

爲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

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秦熹賜縣萬年祖改曰萬年曜轉寇

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於靈武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也以兵弱不敢進帝屢

徵兵於相國係係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方盛且

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係

乃以鎮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

就係索綝曰係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

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

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遣使歸於長安

兩建興四年

漢劉聰麟嘉元年成李雄玉衡六年

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

右僕射索綝等引魏明帝詔以爲不可

魏明帝詔見七十一卷太和三年

乃贈太

保諡曰孝

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琦等

皆寵幸衣

皆寵幸

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榮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自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讎或不敘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爲民害靳準合宗諂事之郭琦與準皆有怨於太弟父衛謂相

國祭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欲

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補註大將軍謂渤海王敷因三月

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

衛軍爲大單于補註衛軍謂彭城王翼三王已許之矣二王處不疑之地補

不疑之地謂爲主上所信任竝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

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

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可與人也武陵兄弟當是父之諸子禍期甚迫宜

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驚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

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倘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

皮衛軍司馬劉惔假之恩意許其歸首因以問之必可知也祭許

之猗密謂皮惔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



人驚曰無之猶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  
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  
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啟卿卽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  
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忪許  
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爲信然漸復說  
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  
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  
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  
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  
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  
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

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令卜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  
卜崇爲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  
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  
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  
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  
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  
師駿、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誕、竝誅之。（或正朱誕原文誤作朱品）皆宦官所  
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  
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  
天下何從知之？諂佞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  
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

河閒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  
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  
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係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  
爲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爲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  
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有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今  
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  
恐遂成膏肓之疾馬融曰巫咸段巫也扁鵲古良醫也秦醫諺視  
晉後曰疾不可爲也居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  
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杜預曰心下  
爲膏肓謂由說文曰心下膈上也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  
等官付有司治罪聽以表示沈等矣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  
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閭閻而王公  
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則朝廷自然雍

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證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修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步輦不駕馬使人親之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爲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修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眾討之爲六修所敗六修殺比延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爲六修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修滅之普根

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送相誅滅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  
 久佐猗盧為眾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眾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  
 欲盡殺之將奈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  
 質子邀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於琨琨大喜親  
 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  
 惟氏立之惟氏倚張寔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為  
 百姓之患而比年饑旱殆由庶事有缺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  
 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  
 市者報以牛羊賊曹佐高昌隗瑾曰自漢以來公府方州郡國諸  
曹有掾有屬有佐史前漢書  
西域傳車師國有高昌壁唐書曰高昌隗漢車師前王庭也後魏  
高昌置西州觀此則河西張氏固嘗于高昌之地置郡縣至後魏  
時始為高  
昌國也  
 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與帥發命府朝不

知府朝謂僚佐所集之處

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

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

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

位三等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

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刺史石勒使石虎攻

劉演於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鴛救之虎拔廩邱演奔

文鴛軍虎獲演弟啟以歸甯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五月平

夷太守雷炤

漢帝永嘉五年遷表分梓柯朱提建甯立平夷郡即漢平夷縣二縣之地○監音閉

平樂太守

董霸

平樂郡證以隋志蓋置於越嶲郡之耶部川然不知誰所謂也

帥三千餘家叛降於成六

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天蝗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

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還城縱火烟起蔽天使反

開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眾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礪石谷

地形志北地郡銅官縣有石礪山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

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

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

將車之號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

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

潰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班志曰并頭山在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于六十里此言曜至涇陽渭北諸

城悉潰則其兵已在池陽陽陵二縣間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

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既見賜之酒曰吾

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

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

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以婦人而事二夫  
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漢主聰立  
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  
雙寵用事刑賞紊亂大將軍敗數涕泣切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  
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敗憂忿發病卒河東平陽大蝗然不  
食黍豆司隸靳準帥部民捕而埋之哭聲聞十餘里後乃鑽土飛  
出復食黍豆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  
州招納流民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勒不受命潛與曹  
疑相結是月漢有犬與豕交相國府門又交於官門又交於司  
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漢主聰御坐犬冠武弁帶綬與豕並  
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之人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虐彌甚不知



戒懼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

殿引見太弟父又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

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

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宏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疆不放

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

王靈臺在長安西四十里 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

高二丈周回百十二步 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

槐里縣屬扶風晉屬始平郡 曜攻陷長安外城

麴允索繼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

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眾千人守死不移

涼州義眾張軌父子 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

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

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絃  
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絃  
以重騎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  
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  
今索絃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  
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  
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  
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  
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  
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  
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聰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

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爲假黃鉞大都督  
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  
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於都市尙書梁允侍中梁濟等及  
諸郡守皆爲曜所殺華嶠奔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

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

姓與能大象始構

劉良曰象法也言晉之興或大法從此始立也補述大象首言大物指神器而言註訓象

爲法

世宗承基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  
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  
樂其生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

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

左傳秦伐晉晉虜秦敗秦

師獲杜回顓夢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顓而顓故獲之補註方岳非無鎮也然以無德者居之雖重亦輕故曰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非不因也然以無才者守之雖險亦不固曰關門無結草之固夫門以草結之則易開況又無草以結之手在引隨顓事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誤矣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

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

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

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

風俗淫僻恥尚失所

言所恥者非所恥也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

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

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

恪稱望空者謂馳神元虛仰面望遠也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耶正皆

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

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其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

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懸奔於貨欲之塗遷者爲人擇官官者爲

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靡皆奔

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眞訓

崇讓論見八十二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子雅劉頌字九其婦

卷武帝太康十年班之制見同上其婦

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干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

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

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

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  
之謀而寤戎狄之有讎覽傅元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  
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  
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  
哉懷帝承亂卽位羈以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  
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姑城

余按武帝泰始中分上黨大原置  
樂平郡治姑縣姑縣漢屬上黨郡

據收地形志樂平縣  
有姑城故記誤作姑

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眾欲因

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  
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  
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

悉發其眾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

廣牧縣漢屬朔方郡

方郡漢末省朔方置廣牧縣於陘南屬新興郡非廣牧縣故地也

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

士馬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

獲萬全勒曰澹兵雖眾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

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

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

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漸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

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

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

震駭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誤作甲申朔宋志乙卯朔與長曆合今

從

司空長史李宏以并州降石勒

劉琨為司空以宏為長史并州時治陽曲劉琨進

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眾從飛狐奔薊

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有坂號飛狐口匹磾見琨甚相親車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

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攻箕澹于代郡殺之

據載記萇攻澹于桑乾則此代郡乃後魏之代郡非漢晉之代郡也萇等攻賊帥馬嚴馮脂脂音久

而不克司冀并充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

計於濮陽侯張寶賓曰嚴脂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

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

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

兼高陽太守武遂縣前漢屬河間國後漢晉屬安平國易北易水以北也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武帝泰

始元年分置高陽國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而

出走赴水死馮脂帥其眾降回徙居易京易京公孫瓚所築流民歸之者



相繼於道勒喜封回爲弋陽子增張賓邑千戶進位前將軍賓固  
辭不受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刻  
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瀋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並流  
上至柱末二次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子  
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稽乏受賕使役  
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輿論於理爲枉四年之中  
供給漕運凡諸徵發和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輿論至於伯  
也何獨明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時謹按從事中郎  
周延法曹參軍劉庠屬李匡幸苟殊寵竝登列曹當恩敦奉正道  
詳法慎殺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恨於黃泉嗟歎  
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畫見彭

生爲永刑殺失中妖書竝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廷等不勝其任請皆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劾之丞相東閣祭酒顧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劾之廬江太守梁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隗又奏削其爵土并同會周顗等三十餘人皆奪俸一月又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挺娶其愛妾爲小妻時挺已死隗請斲棺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又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隗奏免嵩兄顗官由是眾怨皆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多非其才隗劾奏含文致甚苦事

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 丞相睿以邵續爲冀州刺史續女增  
廣平劉遐聚眾河濟之間睿以遐爲平原內史 託拔普根之子  
又卒 託與拓通魏收  
魏書本作託賊 國人立其從父鬱律